



遵义新世纪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遵义市作家协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寻梦/刘祖建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63-6585-7

I.红… II.刘… III.小说集-文学-中国-当代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311313号

## 红尘寻梦

---

作者:刘祖建

责任编辑:陈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026

E-mail:zuoja@zuoja.com

<http://www.zuoja.com>

印刷:成都时代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25千字

印张:9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85-7

定价:25.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遵义文丛》第一辑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张明辉 何 萍  
主 任：赵剑平  
副主任：林茂前 黄天舜 贺黎明  
编 委：曾祥铄 石永言 姚 辉  
          陈春琼 韩可风 王 华  
          漆春华 王春华  
主 编：黄天舜

# 《遵义文丛·第一辑》

## 序

写作的过程是寂寞中的一种冲动。仔细想来，出书的情形未尝不是如此。

科学家说过，时间是空间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经历“遵义会议”后，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是抗战期间，被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历经艰难西迁到遵义办学——“武”也好，“文”也罢，两种长征在遵义都找到了一个“眼”，或者说找到了“感觉”。而七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也只是诗人的情怀；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七十年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们生命的记忆里，城市是一点一点地被改变的，伴着风雨和阳光、欢乐与忧伤，一直到今天。但在一样的名义下面，这座城市就像咬破茧皮的蝴蝶飞了起来，仿佛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而他们却衰老了，不可逆转地衰老了。这就是时间，只有看见物质的变化，我们才可能琢磨它的存在；这就是历史，只有经过记忆的沉淀，成为生命的感觉，我们才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文化。

因为一种文化的照应，我们下决心出这样一套丛书。

贵州三件宝：一幢楼，一瓶酒，一棵树。遵义得天独厚，占了两件宝。一件是遵义会议会址，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一件是国酒茅台的酿造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两件宝，国家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就被列了进去。作为遵义人，尤其遵义文化人，这其实就是一种“福”。人终究是文化的动物；上苍让我们身居这样一个地方，并做文化的传承；这不是福是什么。尽管我们也有迷误，甚至有

时候也会做一些数典忘祖的事情；但最终，我们会对遵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精神有自己的领悟。

用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来对“武”和“文”的长征纪念，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对现有的文学成果，哪怕挂一漏万，来一个检视和回顾，就是这种领悟的选择。

《遵义文丛·第一辑》有十一种共十三本书。

个人著作有八种。其中“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郑珍当年编纂的《荔波县志》稿，在遵义市政协支持下，也纳入了丛书。“沙滩文化”始终是黔北文化发展的一个座标。郑珍著作的收录，使丛书显出了应有的大气。另外七种个人选本的作者有记者、警察，有城管干部、税务和医务工作者，还有自由撰稿人。

赵尔庆、王世君夫妻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年初，尔庆兄在与病魔抗争二十多年后倒在病床上。住了医院，夫妻俩才想到出一本集子。我们紧赶慢赶；但尔庆兄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还是离我们而去，没有能够看见书的出版；这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刘晓静的《打开春天》有散文、有报告文学、也有小说。体例虽然有差别，却丝毫也掩藏不住一个基层女警官的侠骨柔情。

性情率真的刘凤英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可能比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还要多。她把一沓文稿交出版社的时候，还附上几十张照片；照片为阅读多提供一个角度，成了这本书必不可少的内容。

子力是近年活跃于贵州乃至全国诗坛的我市青年诗人，《子力诗选》是作者公开出版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在这部厚重的诗集前面，作者配了不少照片。诗人不仅用诗句，也用照片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这是读图时代为这套丛书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许玲溢的《裸魂》也配了一些图，但不是照片，而是她的画。除了文字，她显然与这个世界多了一种交流。

杨家鸣快人快语，写文章也快。我们的印象中，她第一本散文集出来没有两年；而这第二本散文集又出来了。准确地说，她是一个行吟诗人，总不停地转动，才会有感觉。

船夫是我省较有实力的诗人。他的诗始终有一种追问，这有一点像他的人，总有一种躁动。当然，这种躁动伴随无穷无尽的想法。船夫是出了集子的；而这一本集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系统，也最认真；这应该是他的诗的一个总结，至少是他的诗的一个阶段的总结。

遵义市作家协会编三种书，共五个选本。

《黔北作家七十年》是请老作家石永言担纲主编的。所谓七十年，如前所述，是一种照应。而作品发表的时间，先一点，后一点，却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整数，认为整数吉利和圆满。因此，我们也难脱窠臼，搭纪念“武”与“文”两个长征的顺风船，寄托对黔北文学的一种愿望。

《仡佬族作家小说选》一书，我们聘请著名学者曾祥铤先生主编。仡佬族是贵州省独有民族；遵义是仡佬族人的大本营。显而易见，遵义除了长征文化、茅台文化、沙滩文化，而以仡佬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黔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些年，如果仅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说，仡佬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各个兄弟民族中是不落后的；这从仡佬族作家的获奖情况及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仡佬族作家的小说能够收在一起成为一个集子，不仅彰显仡佬族文化，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遵义新世纪文学作品选》分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小说卷由黄天舜先生主编；散文卷由贺黎明先生主编；诗歌卷由林茂前先生主编。他们三位身居要职，却都兼着遵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千年，新世纪，农耕文明背景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后工业文明背景产生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正面临考验。只有改造和创新，形成新的文化高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的消亡，一个民族的消亡，其实首先是文化的消亡。推及一个地区，黔北文化面对未来，也必须有一种扬弃和吸纳的气度；并通过整合，在新的时代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也才能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形成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本小书醒示的意义远远超越其选集的含义。我们呼唤新人。最终，我们希望黔北文化有一种新的形象站立起来。

万事开头难。《遵义文丛·第一辑》因为开头，经验不足，人手有限，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既然开了头，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遵义文丛》，会逐步克服这些不足，臻于完善，越出越好，越出越精。

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遵义市委、遵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遵义市财政局、遵义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遵义市文联的大力支持；这些领导机关和管理部门对我们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令人感动的默契。在此，我代表《遵义文丛》编辑委员会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点说明和介绍，姑且为序。

赵剑平

2006年12月16日

# 目 录

- 1 青蛙跳舞 杨 欧
- 18 那蓝 那绿 王晓龙
- 33 鸟叫 王 农
- 51 天命 酉蕾宁
- 61 小小说三题 陈晓尧
- 68 端木 尧玉麟
- 82 黑牛 冯先政
- 86 雷氏三雄 雷 霖
- 99 来去如风 雷 波
- 106 乡村素描三题 王美泉
- 118 悄悄流失的爱情 吴付刚
- 127 莲子 刘晓静
- 142 山路上的梅 柳 木
- 150 心猿 李易超
- 160 当归引 谢启明
- 167 三妹 秦 丰



# 青蛙跳舞

杨欧

我认识一个人，老早以前就和他有些交往，大概已经有八九年了。那时候这个县城还没有现在的繁华样，街道又窄又旧，像胡同巷子。冬天的过街风就在街上满不在乎地挤来闯去，尖声吆喝着叫行人让路。就是在夏季最好的晴天里，白花花的太阳也只能照到街的中央，而且时间不长。街两边高矮不一、一律向前倾斜的木板房屋拖下的暗影与亮晃晃的日光泾渭分明，形成一道奇特的分界线。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几条简单的街道都像是河沟两边的鱼窖洞，人们就像鱼一样三三两两梭过来游过去地找食吃。到晚上，那可就真是热闹了，就跟八九月间鱼们滩一样，大鱼小鱼，青鱼鲤鱼，桃花鱼石斑鱼，甚至黄鳝泥鳅，各种鱼都出来游荡。那时候我也属于其中一种鱼，喜欢蹿来蹿去，于是就认识了贤庆。

我怎么会在那样一个光影斑驳的夜晚认识贤庆呢？而且以那样一种离奇的方式？那家伙确实有一种魔法，或者说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一下子，就让我认识了他，甚至还有一种被迷惑的幻觉。

小城西街的中段有一条丁字形的岔道口，因为不在这个城市的热闹地段，平常行人是不多的，晚上尤其冷清。那里卖水果瓜子的小贩好像并不在乎生意，主要是为了能在街上呼吸一些流动的空气和享受一种昏暗的冷清。他们的头一般都低伏着，扬起来时就露出一个嘴巴，张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将废气“呵”地一长声吐进燠热的空气里。那时人们都喜欢天一袭黑就在街檐下安放一些躺椅条凳之类的坐具，一大壶本地的红土茶，一把棕叶蒲扇，一段用牛皮纸糊成圆条状、内装锯木屑、雄黄等物的驱赶蚊虫的燃放物放在脚下，从东街过来的老熟人和

由北街过来的亲戚，打围成一堆，在烟雾腾腾中扯些天南海北的闲事，将闷热的夜晚打发过去。

那个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西街那条丁字口发生了一场斗殴。当时我和刘四正由东向西行走，我们俩人都口渴得厉害，正要停下来买水果吃，这时复沓破碎的脚步就在我们周围的黑暗里响起来，那古怪的声响预示着一场叫人骇怕的活动。刘四忽然像女人一样惊恐地把一双瘦长的手捂到眼睛上，叫了一声妈呀。我们都未来得及躲闪的时候，五六个黑色的人影就在我们身旁无声地扭曲变形了，如果不是棍棒敲击皮肉发出的钝响，那简直就是一场干脆利索的魔术：他们一会儿成为造型古怪的一团，一会儿又夸张地分离成两个或三个局部。我们没有听见从他们喉咙里发出助威的呐喊，也许是那个炎热的夏夜暑热蒸发了他们斗殴的嚣叫。后来，我多次碰巧遇到过斗殴场面，我将那种凶狠的斗殴归结为没有声音，或者说声音不大的斗殴才算是一种真正的较量。很快，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跑开，在昏暗路灯的光照下，一股黑色血浆披着金属的光泽，闪闪烁烁地，像一条昂头游动的蛇朝我们梭过来。在昏暗的路灯下，那黑色的血液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轻狂，接着是一种类似杀鸡烫毛后弥漫的温热的腥气。在过去的时光里，我是一个忧郁而沉静的少年，逢年过节或别的什么好日子里，家里杀鸡宰鸭都是我那鲁莽的老爹一手操办的。所以当时我基本处于休克状态。而那该死的刘四在我短暂一愣的刹那就跑得没了踪影。就在我惊恐无助的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声音，我扭头去看，就看见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想匍匐爬起，但只从喉咙里挤出一种异常古怪的声音，像是叹气。他的一只手，就像沙漠里艰难跋涉的探险者，本能地做出求救的姿势。

那个人，就是贤庆。

我一直认为，社会的进步有时掺合了一些可笑的因素。就拿我们那个小县城来讲吧，十多年前，上了年纪的闲老头和劲头十足的小青年都把跳迪斯科当成一种精神生活的添加剂，一种时髦的活动。在这些狂热爱好者中，贤庆脱颖而出。我目睹的那次斗殴也正引发于此。在

一家舞厅里，贤庆用一种完美的身体语言演绎了迪斯科的魅力，是他的动作招致了一伙迪斯科操练者的不满。他们都不舒服贤庆跳起舞来的那个“冲”劲，既然他很“冲”，就要“医”他一下，于是产生磨擦，结果是以斗殴来解决。

贤庆，一个实际年龄比我仅仅大五岁而看上去至少比我大十岁的年轻人，一场残酷的斗殴被放倒的输家，以一种被高压气枪击落后扑翅挣扎的鸟的姿式向我展示了他的倔强和坚毅。也许就从那个时候起，我从心里把他看成一个成熟而勇猛的海滩大哥式人物。那时候电视里常常一集一集地上演发生在上海滩的英雄故事，让每一个年少者羡慕得不得了。但那只是我认识贤庆的一个唐突的序曲，它相当于一个故事的突然式插入，现在让我再来回想贤庆那之前和那以后的事，我始终是糊涂的。一些有着孤独心情的夜晚，贤庆那前颅过于窄小的瘦削的脸，左眉弓上方一条约四厘米长的斜挑疤痕，好像不是营养不良造成的稀疏的黄头发，都不很真实地凸现在我眼前，并且有一种雾状的东西在我瞳孔里绰绰约约地游走着。我想这里面不单是有一种怀念的成分，更有一种是似而非的迷惘：贤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那以后，我和贤庆成了朋友，一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朋友。我不仅仅被他的一种老练的气质所吸引，这个人身上有其他朋友没有的豪爽。还有一个原因，我从小体弱多病，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性格，贤庆的狂放不羁磁石般吸引了我。我二十一岁，贤庆二十六岁，他在一家快要倒闭的水泥厂已经干满了八个年头，是一个相当熟练的碎料工，有着发达的双臂和二百八十元的月收入。而我呢，我那混得实在不怎么样的老爹在我师范毕业后东揖西叩了很久，才把我弄到一个偏僻的乡小学教书。但那时我有一种优越感，因为贤庆是初中毕业，而我不管怎样，算个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然而，我那可怜的优越感很快就在与贤庆的交往中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那家伙实际上见多识广，在很多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我，让我自愧不如。

有一次，我们随一个不怎么要好的朋友去拜访一个文化馆画画

的。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个人，因为他在我们县城已经被人们正式称为画家了。我对绘画完全是一窍不通，我只知道唐朝有个画家叫吴道子，画什么什么就活了；现代还有个徐悲鸿，画的马儿特别棒；外国的呢，还知道有一个叫梵高的缺耳朵画家，画几朵金灿灿的向日葵值几千万美元。这些我都是从电视上知道的。所以那个画家开口庚斯博罗，闭口印象派新写实主义什么的，我们只能看着他干瞪眼。那家伙狂傲得很，披一头乱鸡窝式的长发，前额有一绺掉下来已经遮住了眼睛，可能是长期这样，把他的眼睛都弄得有点歪斜了。他的房子在一幢腐朽的木板楼房的二楼，地板好像漆成了难看的朱红色，满屋子都充斥着稀释剂和松油味儿。墙上挂了许多我们听不懂的画和书法，唯一看得懂的就是一些女人体。那家伙有艳福。我对贤庆悄声说，贤庆狠狠瞪了我一眼。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贤庆和那个县城画家争吵起来，当时我正扭着头寻找窗子外面一棵木槿树上高声昂叫的知了。我是捕捉知了的高手，曾经有过在一个晌午捉到二十五只油黑知了的纪录。一只知了躲在茂密的枝叶间大声歌唱，我的手简直在发痒。我正考虑如何去弄到它，就听他们争吵起来。我仔细听才听明白，是为一个叫克拉姆斯科依的画家的国籍问题，县城画家说是奥地利人，而贤庆坚持说他是俄国人，于是他们就争吵起来。画家气愤极了，实在是太气愤了，脸都胀红了，喉结异常鼓突，看上去反倒有些健康。他的嘴角不停地抽搐，手就那么在充满陈腐气息的空间里一挥一舞，叫嚷，猪猪！你是猪，但贤庆那家伙并不恼，他等他骂舒服了，干脆就咧开嘴笑了，“嘿嘿嘿嘿”地笑个不停。笑了很久，他突然止住了，一丝不苟地指着县城画家说：我是猪。但你也猪，你是一头进口的蒙古猪。我们其他人止不住哄堂大笑。结果，我们被那个县城画家赶了出来。

出来后我对贤庆说你错了，肯定是你错了，人家是画家，你是什么？莫非你比画家还懂得多？没想到贤庆一梗脖子大声地对我说，你怎么敢肯定是我错了？我就是对的！我说那你怎么认为你就是对的？他说难道那个老酸菜懂得还会比上海知青多？说到上海知青，我们都沉默了。因为上海知青应该懂得比县城画家多，起码半数以上的县城人

是这样认为的。二十多年前一伙上海知青朝气蓬勃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县城，你知道么，那时候上海代表什么？代表一种神秘的令人向往的文明。在孩童时一个寒冷冬天的夜晚，我曾和街坊的众小子们缩在一个木材炕房里，听一个嘴上蓄着油亮小胡子的上海知青讲《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讲《一双绣花鞋》。炕房外是尖啸的西北风，炕房内是熊熊燃烧的煤火。我们跟着他夸张的动作一起大笑或尖叫。上海知青真是了不起呀！所以我们再也不怀疑贤庆所说的是错的。后来贤庆拿来一本介绍俄国画家的画册，科拉姆斯科依的确是俄国人氏，是一个什么巡回画派的代表人物。我佩服贤庆的记性，好得该死的记性，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深刻地记下来，那可不是中国人呀，不是张三或李四，是一长串斯呵夫什么的，而且还举一反三，敢和画家争执，我们能不佩服他吗？当时我有些惭愧地偷偷打量贤庆，他也很高兴，一路上都在唱着歌，是著名电影《地雷战》的插曲，但被我们那个县城的业余词作家篡改成了这样：“松井的队伍，卡那样长；松井的队伍，卡那样长……”贤庆唱得阴阳怪气，我们都莫名其妙地跟着唱起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贤庆异常亲密，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黏乎乎的感觉，或叫穿一条裤子，总之就是那么回事。我可以噔噔地敲打他家的门，然后又着腿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和他看世界杯足球赛，可以将他家的茶几撞得山响，饿了就叫他那慈祥得过早有了白发的母亲给我们下面条吃。是他家众多乡下亲戚常常送来的那种黑乎乎的土面条，但极好吃，我永远怀念那种以小学生作业本作包装纸的土面条。同样，贤庆可以在深夜两点以后将我家的门拍打得让左邻右舍的人们发出抱怨，然后倒在我的床上就睡。我的父母毫无怨言，原因之一是贤庆那家伙很有一套讨人喜欢的作法，比如在某一个时间里陪着我那常常意气风发的老爹谈论一些国家大事，跟着发泄一些愤世嫉俗的情绪，将我老爹的情绪调节到最高的档位，所以我老爹经常激动得手脚乱动，后来中风死于和别人一局象棋的争论。贤庆这家伙将茶泡得又涩又苦，和我老爹一样，从容地将茶碗抬起来，摆一摆头，不紧不慢地喝那么一下，俨然一副老干部喝茶的作派。他还给我母亲舒舒服服捶打

过五次背，搓洗过九次脏衣服，甚至，还给她倒过一次洗脚水。贤庆这些哗众取宠的伎俩都被我母亲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所以母亲常说，你看看人家贤庆多乖呀，有一个那样的儿子真是福气。我就是不行，或者说是屑于这些东西。在贤庆兄长似的庇护下，我总是摆着一副天塌下来有人顶着的懒散劲儿。我脾气里慢慢滋生了一种被惯坏的东西。

这里我需要补充一下，贤庆家那间同样是木板房的住房和县城画家的画家有着档次上的区别。在南门一条很短的老背街上，高密度地聚居了十几户人家，有供销社的老职员，有补皮鞋的老鞋匠，以前缝纫社退下来的老工人，集贸市场的杀猪匠，还有什么都不干，却有钱整天缩在茶馆里“抠大二”（一种牌）的人。贤庆的老爹是水泥厂退休的老工人，他们对正街上商品高楼里的住户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鄙视。贤庆老爹常说，他妈皮的，住得倒是高，却不沾地气，哪天双脚一伸，还悬吊吊的挂在空中！但说归说，他们一家还是希望能够住上像样的楼房，尤其是贤庆。贤庆发誓要在他三十五岁结婚的时候买一幢气派的、大套的、阳光明朗的楼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八年前一个天气逼近隆冬的下午，我们搓着僵硬的双手正爬上他那斜度呈六十度的楼梯进入他的阁楼里。由于光线太暗，我的头猛烈地撞在了入口处的楼板上，当时就冒起来一个青色的大包。贤庆非常抱歉，他想安慰我，但说出来的话却是一个不很强硬的愿望，他说老子发誓要买一幢最好的楼房。他说其实他老爹老妈早就有给他买房子的钱，但他不想要他们养老的钱，他要凭自己的能力去挣。我听了很鬼火，但一想到他说那句话软弱无力的样子，也就算了。上去后贤庆在黑暗里准确无误地拉亮了电灯。他的房间像一个狗窝，但乱得精致、乱得细腻，使我对这个初中文化的朋友有了一种直观、深入的认识，似乎一种吉它细弦拨动的声音落在我的心瓣上，那种细微的颤动让我有痛的感觉，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妒嫉。我看见墙上有他临摹的兰竹水墨画，带点行草的楷书，一管竖箫，桌上一些散乱的书，记得有《艺术概论》，一套《家》、《春》、《秋》，还有一本莫名其妙叫《古本国术达摩洗髓·易筋经》发黄的书，是繁体木刻印刷，我翻了翻，怎么也看不懂，我发现这本书多处还被贤庆苍蝇一样的小字密

密麻麻作了注释。这小子真让人不可小觑呀！还有一摞带封皮的小人书，都是早已散失了的珍品，如《三国演义》和《三毛流浪记》。那一个下午我看了那些图画精彩的小人书，有一种童年的欣喜。

我们在相识的第二年夏天愉快地钓过几次鱼。贤庆是弄鱼高手，我第一次看见钓鱼者能够嘴里叼一支烟，双手各执一根鱼杆，左右开弓地钓一种叫“二胡子”的无鳞鱼。美味的鱼和自酿的杨梅酒让我们有快意人生的满足。事隔多年以后，以上的细节却总是被一个情景所破坏。那一次我们在离县城约八公里的一条小溪里钓鱼，夜晚来临，月亮升上来，河岸两边的秧田里蛙声此起彼伏，成群的萤火虫闪烁星辰一样的光芒，蓝色雾岚在河面上飘浮游移，粼粼波光的溪水静静地流淌。我们间隔约十多米各自垂钓，除了心跳，我已经无法去捕捉另外的声音，我那时以为我有了五十岁以后的心境，我想贤庆也是如此。那一晚我们收获颇丰，在回去的路上，我的手电筒晃见了一只青蛙，它蹲坐在带露珠的草叶间，丰满的下颏起伏鼓动，嫩绿色皮肤呈现出一种娇小玲珑的生命之美。我发现了它，但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发出了该死的惊喜的一叫，于是身后的贤庆也发现了它，他说让我来抓！在电筒光束照耀下，就那么轻轻一抓，那可怜的小东西就落在贤庆那一双巨大的手掌里。那时我注意到了青蛙修长美妙的双腿在那双手掌外用力的伸缩，我知道那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说伙计放它吧！今天我们已经很不错了，况且，一只青蛙，又能增加多少分量呢？贤庆看了我一眼，将手中的青蛙向上一扬，我以为我能看见那个精灵凌空一跃的优美身姿，但它仍然被紧紧地攥在那双巨大的手掌里。对我的话贤庆简直不屑一顾，他说，你不知道，我对青蛙有一种感情，小时候，尿床尿得一塌糊涂，我老爹给我捉了一百二十只青蛙炖汤喝，现在，我可以一天睡到黑，一晚睡到亮不撒一泡尿，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讲。不久前我才从一本外国人撰写的书上读到关于青蛙的真正的评价，说青蛙是一种奇妙的动物，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舞者，即使将它的皮剥离掉，它仍然在灵魂将要消退的时刻展示它强健的肌肉，完成一个舞者的系列动作……

在随后整个夏季的空闲里，贤庆教我弄懂了如下一些东西：直跳式插水和仰泳，一种捕捉菜花蛇的方法，驾驶摩托车，通过对土壤表层的研究探明红蚯蚓的数量和质量，对鱼的至少五种吃法，易经的爻辞和卦辞，水泥生产的工艺流程，斗殴时占上风的对策，以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技能。除了最后一条，我永远感激贤庆，我嘲笑说你打架有经验，那为什么我认识你的那一次你是个输家？贤庆沉默不语，但我看见他腮帮上有硬块的肌肉鼓起来，小眼睛里的瞳孔发出残忍的亮光，一丝不安涌上我的心头。我多次问及那一次斗殴发生的原因，但贤庆都以沉默来回答我，有一次很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追问。但几个月后贤庆就让我见识了他的凶猛和善斗。起因却是因为我，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是一次朋友聚会上萍水相逢的那一种货色。那时我如同一个出道不久的戏子，套中不熟，扮相当然错误百出。就连那个女孩被我勾引着偷偷睡了一觉，都漏洞百出，草草收场。我哪里知道那是一个倒楣的交往呢。有一天上午，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有着屠夫面相的野壮男人在我肩上轻轻一拍，说出一句让我惊慌失措的话。他说伙计，你玩的那个妞已经名花有主，不要去瞎掺和！听好啦？然后吐了一口痰，肩膀一耸一耸地走掉了。失魂落魄中我还有一种不服，但我除了一身冷涔涔的汗水，就难过得直想哭。不管怎样，那个相貌像极了新疆姑娘的女孩怎会让我割舍得掉啊。贤庆后来知道了这事。又是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贤庆不知道从哪里邀来了十多个骁勇善斗的好手，在烈士陵园的一块草地上与我的情敌方展开恶斗，结果对方被摆平了。也就是说，今后我即使在大街上和女友拥抱接吻，都没有谁敢管我了。那次较量贤庆当然没有让我知道，将近一个月我找不到他，他父母对此也含糊。我当然很快打听到了他的下落。他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左眉弓上方闪亮的伤疤成为了他和我永久的记忆。遗憾的是，那新疆姑娘半年后就跟随山东莱阳籍的父亲回老家了，从此音讯全无。

贤庆上班的水泥厂离县城有近十公里的路程，那是一个国营老厂，老少百十口人，贤庆是当年他老爹退休时顶替进去的。贤庆和我认识的时候，那个厂的机器也和他老爹一样该到退休年龄了，生产出来



的水泥就像患病的老人，不中用了。有些建筑工地由于使用了贤庆那个厂生产的水泥发生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几起官司。这时候，外地的好几种物美价廉的水泥乘机打入市场，本地水泥就更难立足了。生产上不去，原来的三班倒就成了白日班，并且是做两天休息三天。我曾去过贤庆上班的水泥厂，在一条通向乡村的简易公路边，有蓝得发绿的溪水从上游流淌而过，浓密的树林环绕在周围，但几根粗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张牙舞爪铺天盖地，使那里看上去了无生气。水泥厂厂房破旧得厉害，上班的工人们都没精打采，动作迟缓拖沓。那架巨大的碎石机我越看越像一条病入膏肓的老牛，口腔溃烂了，牙齿也坏了，就那么一哽一哽的往喉咙里艰难地吞着物料。但贤庆很精神，一条松弛的军用大裤衩极不雅观地裹在屁股上，一双瘦腿只见骨头不见肉，但双臂却异常发达。也许是我在旁边的缘故，贤庆干得特别欢实，他竟然唱起了歌，还是那支“松井的队伍，卡那样长……”

那个晚上我就住在了贤庆的寝室。他给我讲鬼怪故事，说厂里经常发生些稀奇古怪的事，一架废弃的老铁钟常常在深夜一两点钟自鸣，烧料炉房下面的空地里常常听见人的叹息和许多人的呜呜咽咽。说几十年前这里曾发生一次大火，烧死了好几十个人，职工们晚上出来上厕所常常见飘浮不定的影子，特别是有月光的晚上，听得我头皮发麻。那家伙认为对我吓得不过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睡的那间寝室以前曾饿死过一个工人的小女儿，死时穿着一件水红色衣衫，就停在……他把手指向床角，说，喏，就在那儿。他说他常常梦见那个小女孩对他哭，是一个长得很乖的娃儿呢。然后他就咂巴着嘴睡着了，很快发出震天的呼噜……贤庆这家伙简直是个魔鬼，我再也睡不着，我反复推醒他，他又反复睡过去。那一晚我是开着灯紧张地支楞着耳朵捕捉细若游丝的声音捱到天亮的。我发誓不会再到那个鬼地方。

贤庆也很快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一年后，贤庆上班的水泥厂突然出了一件大事。他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厂要改制了。我说改什么制？他说要实行股份制，每个人都得入股，多入多分红利，没钱的就凭技术入投。他把嘴凑在我的